

景明刻本鹽邑志林

四

搜神記序

晉散騎常侍新蔡干寶令升撰

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又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冊猶尚若此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途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

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
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採訪近
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
著述亦足以發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
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
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
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

搜神記引

余得搜神記及搜神後記讀之乃知晉德不勝怪而底于亡也何者令升雖始自前載晉實半之元亮則晉十九矣何東西百五十年間天孽人變駭人耳目若斯多也豈司馬家以兩世凶黠奸有神器其陰畫祕算默爲天地之害者不得不借此開洩用爲非德受命者鑒邪若令升所載皆出前史及諸雜記故晉宋五行志往往採之惟晉書本傳稱兄氣絕復蘇而不名道書吳猛傳謂寶兄西安令千慶而本記第稱西安令千慶而絕不謂兄亦

可疑也至于後記多後人附益非元亮本書如元亮卒于宋元嘉四年而有十四十六等年事陶集多不稱宋代年號以干支代之何得書永初元嘉又諸葛長民與宋武比肩晉臣也陶必不謂伏誅凡此數事皆不可不與海內淹瞻曉辨之也繡水沈士龍識

令升邁門闡之異爰摭史傳雜說叅所知見冀擴人于耳目之外顧世局故常適以說惟視之不知劉昭補漢志沈約宋志與晉志五行皆取錄于此蓋以其嘗爲史官卽恠亦可證信耳第所載秦閔

王女一段則嬴秦無謚閔者惟晉武帝子秦獻王
無嗣愍帝嘗以吳王晏子出嗣秦王豈卽愍帝邪
然愍帝時秦爲虜境秦妃安得在秦而有二十三
年之久至謂今之國壻亦爲駙馬都尉此政晉事
耳又有謝鎮西之稱按謝尚于穆帝永和間加始
鎮西將軍寶書成嘗示劉惔惔卒于明帝大寧間
則鎮西之號去書成時尚後二十餘年安得預稱
此殊不可曉若淵明後記梁皎法師稱其傍出高
僧叙其風素王曼穎報書亦云高僧行跡糅在元
亮之說今記中僅佛圖澄曇遊二人應散逸不少

其載桓溫老尼及見簡文帝山陵豈以之况宋武
耶海鹽胡震亨識

于令升搜神記上

鹽邑志林第七 冊

鄭端胤

明黃岡樊維城彙編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
所主以播百穀故天下號神農也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冰玉散以教神農能
入火不燒至崑崙山常入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
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僊俱去至高辛時復爲
雨師遊人間今之雨師本是焉

赤將子輦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啗百艸華至堯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於市門中賣繳故亦謂之繳父

甯封子黃帝時人也世傳爲黃帝陶正有異人過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之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七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松者簡松也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彭祖者殷時大夫也姓錢名鏗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而至商末號七百歲常食桂枝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訖地則有兩虎跡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食桃葩爲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未還而死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多桃在峨眉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

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

崔文子者泰山人也學仙于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筐須臾化爲大鳥開而視之翻然飛去

冠先宋人也釣魚爲業居睢水旁百餘年得魚或放或賣或自食之常冠帶好種蒔食其葩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卽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上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奉祠之

琴高趙人也能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
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
子與諸弟子期之曰明日皆潔齋候于水旁設祠
屋果乘赤鯉魚出來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
月乃復入水去

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朝散上紫
色衝天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
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
騎之從東南去城邑數萬人豫祖安送之皆

辭訣

有人入焦山七年老君與之水鑽使穿一盤石石

厚五尺曰此石穿當得道積四十年石穿遂得神仙丹訣

魯少千者山陽人也漢文帝嘗徵服懷金過之欲問其道少千拄金杖執象牙扇出應門

淮南王安好道術設厨宰以候賓客正月上旬有八老公詣門求見門吏白王王使吏自以意難之曰吾王好長生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公知不見乃更形爲八童子色如桃花王便見之盛禮設樂以享八公援琴而絃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余生羽毛兮升騰

青雲蹈梁甫兮觀見三光遇北斗兮驅乘風雲使
玉女兮今所謂淮南操是也

劉根字君安京兆長安人也漢成帝時入嵩山學
道遇異人授以秘訣遂得仙能召鬼潁川太守史
祈以爲妖遣人召根欲戮之至府語曰君能使人
見鬼可使形見不者加戮根曰甚易借府君前筆
硯書符因以叩几須臾忽見五六鬼縛二囚於祈
前祈熟視乃父母也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
萬死叱祈曰汝子孫不能光榮先祖何得罪神仙
乃累親如此祈哀驚悲泣頓首請罪根默然忽去

卷之十
不知所之

漢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爲鄴令喬有神術每
月朔嘗自縣詣臺帝惟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
太史候望之言其臨至時輒有雙鳬從東南飛來
因伏伺見鳬舉羅張之但得一雙舄使尚書識視
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薊子訓不知所從來東漢時到洛陽見公卿數十
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
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皆見白雲起從
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

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有人於長安東霸城見與一老公共摩娑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

漢陰生者長安渭橋下乞小兒也常於市中勾市中厭苦以糞灑之旋復在市中乞衣不見汚如故長吏知之械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乞又械欲殺之乃去灑之者家屋室自壞殺十數人長安中謠言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破屋之咎

穀城鄉平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數死而復生時人

爲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上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復雨水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杖革帶後數十年復爲華陰市門卒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通嘗在曹公座公笑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畧備所少者吳松江鱸魚爲膾放云此易得耳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于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公大拊掌會者皆驚公曰一魚不周坐客得兩爲佳放乃復餌釣之須臾引出皆三尺餘生鮮可愛公便自前膾之周